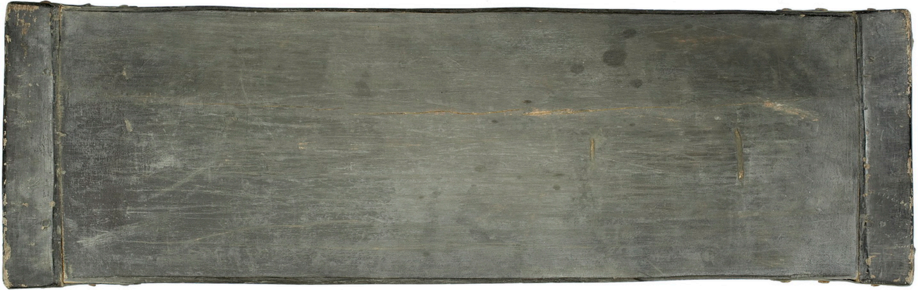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唐西明寺釋氏　　星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
論事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
佛事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
像事
隋兩帝事宗佛理稟受歸戒事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
上論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讖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録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又爲前僧衛元嵩昏齒相副共相組醖帝納其言欲親覩經過眹量佛失呂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讀誦



并諸法事既无過犯無何而止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
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
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
立衆議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
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
簡帝心玄忿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
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隷大夫甄鸞
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
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
十六部文極援明事多揚攉至五月
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
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
解洞達內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
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
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
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
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无
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无生无始物
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别而心數弗
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
教稱為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

[illegible]

三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
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
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為內儒教為外道无別教宗結儒流
倫彰前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之
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
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
咸為軍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若派
而別之則應為九教今揔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二
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
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
睽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
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
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悲擅理妙域
中國非名号所及化擅像表又非情
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
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
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沉實
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

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
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
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
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
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
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
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
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
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
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
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
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
不齊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
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
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
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誚
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
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
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
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
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
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
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

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或
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
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
解鬼法後為大蛇所噏弟子等妄述
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
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
咸以鬼道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
初為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
固斷絶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
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
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
賊初來學者名為鬼卒後云祭酒各
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庭不能討遂就
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
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
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
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号黃
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寢讖稍
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
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絶棄貴
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
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
氏大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

[illegible]
勸為要畧老子誡味祭酒咸飲齋制
鬼服黄衣則齊真為吸然急經可見
撮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從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之道家
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
但得金帛便為其經貪者造之至死
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與又其方術
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
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貪蚩
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
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所齧
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麋
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
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
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與之甚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癩元
端乃云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
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
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
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喪俗或
亂天下五千道德含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
抄擴費紙筆奏章太上又去戊辰之
目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
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去左佩太極章
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
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
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
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
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
祠祀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皆言
軍將吏兵都无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
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擲埏
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
打拍吳陸脩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
巳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輙去變
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
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

猜不許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須
世濫行乎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妄
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按莫敢排斥當
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
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
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
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
勐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
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
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勐以世之濫
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
說經誡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
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
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
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
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
出此言將是无識異道誇競佛法假
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
異論用迷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

[illegible]
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
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慈教
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
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
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
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
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勑告豫州刺
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
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
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
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
来者輙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
人故令脩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
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
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援斯以言呈露
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
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
調擴擬抗言帝言詞頗激切衆恐禍
及其身帝通容之情无愧悉次有謁
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
曰未然雖辯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illegible]卷三 第十[illegible]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飡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樓漠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湑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
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
酬檀越恩德爰引章明從旦至午交言
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无撓
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謁
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
慮素鑊煑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
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亘州沙門
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為同
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礼懺經於
七日一時同逝謂入南山錫谷自剖
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
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 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明以興廢慧遠
法師抗詔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illegible]
召前脩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宰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
圖塔壯麗脩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
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就諫難
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勑催荅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
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
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
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集[illegible]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
虛空真佛帝時无答遠曰若不藉經
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
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
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
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
設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尊事帝不合此難乃云佛經
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
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
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
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
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
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
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
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
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
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
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遠
曰設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

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
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
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言陛
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欲常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
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
所圖意感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還
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
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
毀之介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
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滅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户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厲氣內
發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逐
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尒傾崩入
无間獄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
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
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
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小祖
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
活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
大隋天子昔為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
備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
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
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
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
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叔上書
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
表曰君三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
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
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
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列

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飾旨
藏賊役事帝循納之又曰林原揩弘
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
其實无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
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
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
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
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頻
令廢絶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
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始其非善先
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
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
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
盛陛下恥同五胡盛循佛法請如漢
魏不絶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
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意推
過去无福則指未来事者無徵行之
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二　第十六張　星

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斆學夬知
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
以一世之局見而非久遠之通議封
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
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
果常樂无為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
利无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万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
識无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
今智窮万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
治國國脩之則兵戈无用今離不行
何處求益　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
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
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
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幾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
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
无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
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
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
几尚不敢損觸況父之親事孰能輕

奉大衛元嵩奏[illegible]

邦國祈延促非由有佛政若興戰何
關治法豈信一時之慶把万世之識
恐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
義實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
使大智權方各常合道湯武伐主仁
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
益假違要行權非合理雖順必當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感外乖太祖
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皆侍父母成
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卒
土獲利捨我從夏天合同一即是揚
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
言非 奏曰若言毀佛有益無損益
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理智括千途
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
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
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元益寧
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當須
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營
無徵指滅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
自廢已來民役稍稀租調年增兵師
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曾
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
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
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唯
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
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
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
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
安以此論之何関壞佛退僧方平東
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
會妄謂壞法有益若介湯伐有夏文
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
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識
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
性或識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
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攝
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
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乘
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
凡之趣此則道无不在凡聖該通是
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
俗徒加剔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
來可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

殊者年可為上座不用宿頭仁惠真 [illegible]
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修寧
勞布薩直謹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儀
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
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借餱
空忘功合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
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
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
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
獄不掐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
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
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
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注汪何
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樓異見妄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奏曰
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
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
咸適千從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
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
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
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
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
叅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illegible]卷第二 第十張 星

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
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
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
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
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義無
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
之理有齊無為無為自別又若王名
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
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
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
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
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如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討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
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
勑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
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咸毀功歸
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
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
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
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
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披量
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
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
而棄廢何愛惜於偏釋　奏曰弘法
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
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棟之以
踈儁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
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
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
生是非尋討僁短日懷憎嫉是則以
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今當踈者更進
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駮取
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
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
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
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
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

[illegible]

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
表服禮制不食卿女今賜自可得食
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甚
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
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
嗟況肉由慾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
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討
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
實不余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
得罪擾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
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
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
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
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
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
飲无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
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
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
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
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
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
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illegible] 論曰大士
悕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
觸心尚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
万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
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帯婦懐兒而
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
陁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
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
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
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猨鳥
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
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
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
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万
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
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
一行之失痛於剖肌一言之善重於
千金若使心捉妙解則居惡為善袖
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貧居
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
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
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
捨形常鯨盜口開百投觸事無能言

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虛
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存
而必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説曰
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
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鷦雀
籬翔詎羡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
大趣守文以害通達若以我於物
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
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
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汗究尋莫由
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豈識
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
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一不大則
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
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是
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
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
異同寧有同可同異无同異非
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
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
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帶遂不旮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第[illegible]

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
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
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
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
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
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
不言成軌木有无任得存鴈有不鳴
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
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
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
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
朕記錄在所中陳令諸世人知朕意
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
論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
辯論雖明終非太　意承長安廢教後
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
設虛談通中三教冀因義勢證明擇
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聡敏
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
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
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
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

詩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 [illegible]
六月一日帝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
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說帝允
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
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
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慇懃惟
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旨奏決上下
舍弘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
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
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
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
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
乎吐徹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道宗
澡泊清淺可知挫鋭席中王公歎賞
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
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脩行崇
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

毀形以承大道宜可存擬髮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耆德貞素
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
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同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備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弼披讀
常礼上士乾政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羅臣審覆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
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
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
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
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
也改号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
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
齊并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為得政
於天下也改号宣政五月便崩初帝
深信佛宗曾無有貳流俗讖緯黑衣
當王以僧緇服跡所纏懷所以太祖入
關便改衣幡悉為皂色用厭不祥乃

佛道論衡卷第三 第十八張

至齊高稱忌擇種將栽綱師以通覺
發所以先宮遂使周祖相從族之危
身事迫信用誂佞終是信非徹到故
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
翦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
窮當年便殂子贇襲位改元大成二
十六日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贇号天
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
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号開
皇率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讖緯虛
誕光武巳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
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
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
以附之斯術歸一不二又見周隋交禪
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
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
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
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
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
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
種當時高祖普僧共評廢立上統等
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屈赴
抗詔帝无以答遂以威滅道林法師

初以他行後乃申奏武帝會弥岂至
[illegible]
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
餘番帝極嚴徵言不能屈既理有所
歸乃付議尋量其可否會帝昇遐
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
日議哀九月內奏時深加面許明年
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盛通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
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
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
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嵩勅
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
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
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
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
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
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
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
如前說
隋文帝普為降刑天火燒老君像事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
門亭毒總万物而為母故混涵大教
化彼者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並徒

是相之淨土不滲其人之勝哉豈奚
[illegible]
東漸土名爲谷有靈營一所道禪寺
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綿
邈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禪始
飛長者之蓋須臾掩地似神司空之
兵驟雨閑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
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
響碧碰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
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逝未識金
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六夫邪正亂紛在智猶惑幽
明路絶顯驗斯形自皇覺聰臨滿於
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光於凡聖之心
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咸德之清昏
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欸
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傾
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爲
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
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同昭宅生已
後唐文教迹已前未聞釋尊儀盡
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
陵曲從同塵而別焚宮門僧拜而道
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就

陽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

霓
歲通訪古蹤行至鄠西地名樓觀古
樹攢擁院宇曾重中有宗聖觀觀南
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
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廬以處
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葬
樹森蹤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
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
長樂年雖遲暮惠解清明言晤徵擊
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
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
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
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為樓以用觀望
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
老君西遊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
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
高岡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為李
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
聞先君為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
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
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
聞正說西化流砂雖史遷濫言非為
定摘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

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
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尚存中
有二冢訪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知
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
年代冢迹今逵訪流沙即燉煌鳴沙
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
之風撿道化胡西昇經等𠕋往化胡
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化胡胡人
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正自天竺
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
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
披求𠕋行不遠槐里死矣秦失弔之
濵為實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
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
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
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
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
佛道不能化云何言老子化胡深思
此言也故列時緣盡布惟逵後進未
廣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顧此據諸
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
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

[illegible]
周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
户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
内外驚異帝毋以時炎熱就而扇之
寒甚幾絶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
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
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
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
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
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
剛不可壞也又曰兒来處異倫俗家
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
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来抱忽化
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
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
當大貴從東國来佛法當滅由兒興
之尼沉静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
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
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
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
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
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
身似從道人中来由小時在寺至今
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

[illegible]
龍潜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先
同時起大興國寺行壽元年帝及后
宮同咸舍利並放光明砧提試之宛
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
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仞
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
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
隋祖乞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
事過方委知聖評往自古皆爾備諸
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
登殿坐列七僧傳經問法乃至大漸
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
隆盛時既非遥故略其叙于時曇延
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
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孫隆
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
道場興号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
搜揚揔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還
礼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
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
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
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
世發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

[illegible]

書憂問懇懃委曲遺錫撥粒并諸法
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
忌辰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兩敍昔
緣情教莫二自古帝王於師踈敬無
以加也至於李老骨錄曾無預懷致
使交論興言絕於微旨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